

春秋左氏傳  
 卷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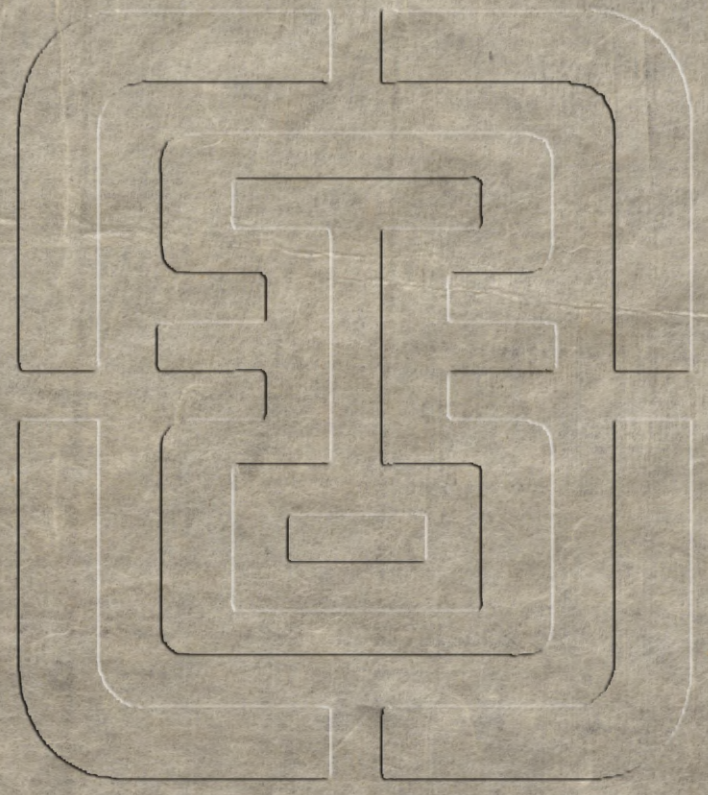




宣十二年正義六國成陳而楚是  
不成陳成陳者多人所以敗為  
文者六國雖衆楚是為兵主楚  
是既未陳故以獨敗為文其此  
異也  
古雞父之戰

此者宣十二年晉楚  
之戰之事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婍如晉謝取

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稱行

晉執晉人圍郊計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夏

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秋七月

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胡于髡



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日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

天王居于狄泉故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

尹氏立王于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

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師

王師晉師也王師不以書不以告癸卯郊鄆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郊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

王使告問子朝朝庚戌還晉師邾人城翼今河陰縣

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公孫鉏邾

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

徐鉏立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

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

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

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媾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媾言使人也媾外內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

坐款曲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

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

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使

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之執之叔孫聞

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死士彌牟謂韓宣子

彌牟上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

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

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

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

諸侯皆得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

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子辭不

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更

欲使邾人見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

叔孫之屈辱



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

期焉立待命也從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

他邑別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

冠為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

又進冠以與之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欲行其以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

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

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

變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去

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夏四月乙酉單子取

訾劉子取精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訾六月

壬午王乎朝入于尹自京入尹癸未尹圉誘

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丙戌單子從阪

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

單子已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子

周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黨與召莊公



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

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鄆羅周大夫鄆躬之

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又敗諸

鄆甲子尹辛取西闡西闡周地丙寅攻荆蒯潰南河

縣西南蒯繇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莒子庚輿虐而好

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

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

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父長丈一苑羊

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何

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

子十四年奔齊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今尹以疾從我故遠

越攝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

離子瑕卒楚師燔離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軍

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

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



胡沈之君幼而狂無常陳大夫鬻壯而頑頓

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

政令不壹帥賤遠越非正鄰也軍多寵大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

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帥賤而不能整無大

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乘亂

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者

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戰于雞父

七月二十九日遣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

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

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

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

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

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鬻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



其存亡者故稱滅木不言戰楚未陳也陳例

夫輕故曰獲獲得也相滅故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

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甚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盆也先君謂盆

五子猛未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

水也地動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朝

在王城西東王必大克敬于居狄泉在王

太子建之母在耶耶耶陽也平王娶秦女召

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耶

諸樊吳王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

僚之太子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徵之

徵要其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

父諫往復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

於遠滋遠滋楚地公為救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

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執楚囊瓦為令尹囊瓦

之孫子常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沈



尹戍曰守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

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

完裁自慎其四竟結其四接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

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具是懼而城於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中四竟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在舊卡民奔其上不亡何待

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

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

奢懦弱也奢強也守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

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蚘冒至于武文四

昔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遘同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

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言字若此是難以爲安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無傳

孟傳子也媯至自晉善得故歸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

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冬吳滅巢葬楚邑也書葬

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

以其相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

公其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其氏又往矣對曰何

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大

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衆億兆

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

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

患無久戊午王子朝入于郕緜氏西南有郕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叔孫使梁其

經待于門內家臣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



疑ニ士シ伯カ來ラ殺ス之ヲ右ニ顧リ而テ笑ハ乃レ止ム叔カ孫ニ見ユ士ニ伯ニ士ニ

伯カ曰ク寡ニ君ニ以テ為ス盟ニ主ニ之ヲ故ニ是レ以テ文ク乎ヲ執テ乎ヲ以テ謝ス邪ニ

不レ腆シ敵ニ邑ノ之ヲ禮ヲ將ニ致ス諸ニ從ニ者ニ使シ彌牟逆ヘ吾ノ子ヲ

叔カ孫ニ受テ禮ヲ而テ歸ル二ノ月ニ媯ト至リ自テ晉ニ尊ニ晉ヲ也ヲ

以テ尊ニ晉ヲ媯ト行ハ人ノ故ニ不レ言ハ罪トレビ三月ニ庚ニ戌ニ晉ニ侯ニ使シ士景伯涖

問ハ周ノ故ヲ就テ問フ子朝士伯立テ于テ乾祭而テ

問ハ於テ介衆門介大也晉人乃レ辭シ王子朝不

納ル其ノ使ヲ衆言子朝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也

慎カ曰ク將ニ水日勝陽故也昭乎曰ク旱也日過分而

陽猶不レ克ク必ク甚ク能ク無ク旱乎過ニ春ノ分陽氣盛

將ニ猥ニ出セ陽不克ク莫ト將ニ積聚也動乃レ將ニ積聚六也

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王瑕杏敬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ク若王

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レ恤敢及王室抑

人亦有言曰ク廢不恤其緯苦緯少寡婦所宜

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及今王室實也

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及今王室實也

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及今王室實也



蠢蠢焉蠢蠢動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

惟壘之恥詩小雅壘大器餅小器常稟於壘者而所受罄盡則壘為無餘故恥

之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

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

傳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

諸河上珪自出陰不佞以温人南侵不佞故王大夫晉以

温温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

石王定而獻之不佞獻玉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

南訾城是也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復之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速召吳踵楚踵楚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佺勞王於豫章之

汭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吳人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

告敗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

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字幾如是而不及

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

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請會晉

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鸚鵡來巢此鳥穴居

不在魯界故曰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諱奔故曰孫桓自孫襲而去位者陽齊侯

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

至野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公不與小斂而

非無書曰者公在外十有十月己亥宋公佗卒于曲棘陳留

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十有二月齊侯取郟取

地未同盟而赴以名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

之右師樂大心若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氏

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貴身

尚貴身故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

身也賤人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三年樂大心出

奔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詩逸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

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白宴飲酒樂

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語相泣也

樂祁佐助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

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樂哀可哀皆喪

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

久為此冬叔孫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

庶姑與公若同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生

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

卿逆季公若從從昭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曹氏宋元夫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

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

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

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

之憂矣詩大雅言無入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

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夏會于黃

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諸侯之

大夫簡字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王

於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

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

禮對曰吉也開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

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

入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

天之因也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

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

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



民失其性滋味聲色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

其為六畜馬牛羊五牲麋鹿麇三犧祭天地

者謂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

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

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

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

奉五聲解見二下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

為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

以類其震懼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為

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

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是故審

風雨晦明之氣



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有

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

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

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也 協和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

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禮者

謂之成人曲直以簡子曰鞅也

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宋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若之何

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宋何

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

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

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士伯

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

心出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也日異哉吾為定十年宋樂大

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師已魯日鸚之鵠之

公出辱之言鸚鵡來則鸚鵡之羽公在外野

往饋之馬饋遺鸚鵡踈踈公在乾侯踈踈跳

徵褰與禡褰褱鸚鵡之巢遠哉遙遙禡父喪勞

宋父以驕禡父昭公死外故喪勞鸚鵡鸚鵡

往歌來哭昭公生出童謡有是今鸚鵡來巢

其將及乎將及秋書再雪旱甚也初季公鳥

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

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

其室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妙與饗人檀通

季妙公鳥妻鮑文子女饗人食官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

秦遘之妻秦遘魯大夫妻日公若欲使余余

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日展與夜

姑將要余要劫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



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

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

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

命執夜姑之有司欲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

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二季氏

介其雞搏芥子播其羽也或曰郈氏為之金

距平子怒怒其不益官於郈氏侵郈氏室且

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

弟會昭作臧為子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

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

人其眾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臧孫曰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大

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且

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

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之



無勅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

命無勅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

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

及也謂僚相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

難言難言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

之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幸事若不克君

受其名受惡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

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

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

公恐受洩命之罪故叔孫昭乎如闕闕魯公

居於長府官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干

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水上以察罪

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請

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

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

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也日真



姦人將起叛君助李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李氏蓄而弗

治將蘊蘊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

與季氏同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

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

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又曰我家

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

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

帥徒以往陷西北隅而入陷公公徒釋甲執

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積九蓋或云遂逐之

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

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

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

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意如之事君也

不敢不改意如季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

襄謀襄先君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并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自魯本不敵有司遠請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

自魯以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

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

也物事也謂先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

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以待君命待君命季氏之

命寡人將師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

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

若昨君不適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

為臣誰與之立為齊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

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繼

繼從公無通外內繼繼不以公命示子家子

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

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

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偽負罪出奔



二三乎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

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

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何必昭子自闕歸見平

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

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

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政事君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

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公與昭子言於惲內

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公徒將殺昭子伏

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

平子有異志不欲復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

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耻為平子所殺左

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

歸輕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太子

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

晉請納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



相之平公元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

事父兄父兄謂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

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枅所

以籍幹者楸枅指中卷并請無及先君欲自損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

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若夫宋國之法

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

失隊臣之失職當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

祗辱言君命必不行祗適也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為明年梁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

書圍鄆人自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

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下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

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會請往代家昭伯問

家故盡對故事及內子與毋弟叔孫則不對

內子昭伯妻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

又如初對又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



戮之逸奔郕郕魴假使為賈正焉郕在東平無鹽縣東

南魴假郕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

臧氏使五人以戈楛伏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會

出逐之友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

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

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僕句

不余欺也傳言一楚之驗善惡由人楚子使遠射城州屈

復茄人焉遷復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

丘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巢郭也卷城

在二南陽葉縣南子大救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

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君

卒傳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

帥賤衆少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郭陵郭陵地關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



子居卒未同盟而冬十月天主入于成周傳

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

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謀也乎召族奔非

乃告諸侯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

鄆至是乃發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

命以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

書至猶在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

從女賈豐賈一人以幣錦二兩二文為一

一兩所謂匹縛一如瑱與充耳縛卷也急卷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齋子猶家臣能貨

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我行貨

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高齋以錦示子猶

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

不通先入幣賤言魯人買此甚多布子猶受

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



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然據有異焉異

也怪宋元君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字

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邪抑魯

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

羣臣從魯君以下焉知可若可師有濟也

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

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

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

之以成邑請納質恐見弗許曰信女足矣告

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已甚

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齊

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

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魯成備

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師及齊師

戰于炊鼻李氏帥車公非公命齊子淵捷從

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尾楯尾春繇胸汰軻



亡入者三寸

入者指瓦也胸車輪軸車轆

聲子

射其馬斬鞅殪

殪死也

改駕人以為駸戾也而

助之

人魯人也駸戾叔孫氏司馬

子車曰齊人也

子車即淵捷

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

又欲使射餘人

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

洩叱之

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

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

也將元子

欲以公戰禦之

又叱之

子囊復

亦

叱之

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

冉豎季

失弓而罵

武子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

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

諸子疆武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元之

偽言不

林雍羞為顏鳴右

此魯人羞為

苑何忌

取其耳

何忌齊大夫不欲殺

顏鳴去之

其右見獲

苑子之御曰視下

復欲使

苑子郝

林雍斷其足輓而乘於他車以歸輓行顏鳴

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四月單々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

之師于尸氏劉人劉蚡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戊

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秋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謀七月己巳劉子以

王出師敗懼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

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

于桂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滑

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

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九月楚

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子長庶曰太

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

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

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王言

子建聘之是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秦也瀆慢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至秦將來討是速讎

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



滋不從也也滋益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

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辛

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

鞏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

朝不成更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

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

氏重見尹周名者為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召

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圍

澤次于隄上國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

陽今洛甲戌盟于襄宮襄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

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

城王乎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

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

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為後人之

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

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竝走其



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

居王于彘下急害王也厲王之諸侯釋位以

間王政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

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至于幽王天

不用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郕攜

幽王少子伯服也王禍宜曰也幽王右申姜

生大子宜曰王幸襄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

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郕及西戎伐周戰于

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為平王

東遷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

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

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

王子叔帶襄王弟二十則有晉鄭咸黜不

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以綏定王家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

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曰周其有頹王

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



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謂天子朝也今子朝以為王猛也今子朝以為晉至于靈王生

而有顛靈王定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靈王定

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今王室亂單旗劉狄

剝亂天下壹行不君單旗劉狄也壹尊也謂先

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

之帥羣不弔之人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

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慢弃刑法

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

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

不穀震盪播越寡在荆蠻茲此也此不未有

攸底底至也攸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將順天法

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

穀赦其憂而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

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

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

謂先



王<sup>之</sup>經<sup>之</sup>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

太子壽早夭即世<sup>在二十五年</sup>單劉贊私立少以間

先王<sup>間錯先王之制</sup>亦唯伯仲叔季圖之<sup>伯仲叔季</sup>

閱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

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

辭何為<sup>傳終王</sup>齊有彗星<sup>出齊之分野</sup>齊侯

使禳之<sup>祭以禳</sup>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sup>誣欺</sup>

也天道不諂<sup>諂諛疑</sup>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

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sup>文王</sup>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君無

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

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sup>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sup>

亂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

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



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晏子曰

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

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

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三公其施之

民也厚謂以三私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

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小雅義

德要有善說之心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

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

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

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士

不濫不レ失官不滔滔ハ慢大夫不收公利不レ作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

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又矣與天地

並有天地一則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

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ハ諫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從

自婦聽而婉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

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

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專愛也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二十六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公至自齊君

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楚喪故光乘間而

楚殺其大夫卻宛無極楚之讒人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

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命公如齊



自鄆行ノ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

在外也在齊邑故書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

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弟

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

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疆

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麋其名左司

馬沈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

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

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

尹卻死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

彊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

其師徒在外國告罇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

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楚子也故曰我王嗣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罇設諸曰

王可弑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



以老弱言我身猶爾身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

甲於掘室而享玉掘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

門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玉親也夾之以鉞羞

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執羞者坐行

而入坐行去執鉞者夾承之承執及體以相授

也鉞及進羞者體光偽足疾入于掘室恐難

刺王鉞交於曾交轉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

卿闔廬光也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

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

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

復命哭墓復使命復位而

待復本位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

吾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卻卻

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鄢將師為右

以和接類

以和接類

以和接類



領古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令尹子常

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

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

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

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

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取五

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日無及饗由惟諸門左張帷陳甲無極謂

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

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吳可以得志

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帥曰乘

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

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郤將師而告之

告子惡門有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之燕燒

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令曰不燕

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行



焉編管苦也東把也杆葉也國人投之遂弗執也令尹炮

之炮燔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

字及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

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

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也蒙欺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

殺無極張一本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

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

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善曰季孫

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

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舊也休公徒之怒休息也

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入而訟甲執

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

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

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東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



接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

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

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為難二字皆圖國者

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

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以難納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鄆

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惰父矣惰疑也言不疑

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

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

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楚郤宛之難國

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也謗詛也沈

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

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

也左尹陽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



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二十一年出

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守建殺連尹奢在二十二年屏

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

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

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也

陳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

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

無愆愆過也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

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

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

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

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

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此公

於大夫也禮君不敵巨宴大夫使宰為主子

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



子愁也十一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  
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媾也  
子家

子乃以君出辟齊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

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戍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而葬

綏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夏四月

丙戌鄭伯寧卒無傳未同盟六月葬鄭定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

冬葬滕悼公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

造於竟欲使下次於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

寡人一介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

逆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竟著乾侯也言公

見晉祁勝與鄆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祁盈

將執之盈祁午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



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

言害正真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詩

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姑已若何姑且也

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

執之祁勝賂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

執祁盈以其專制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愁

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愁發語乃

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

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

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

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

懲舅氏矣言父妾勝而庶子鮮少媿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

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

死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兩卿矣

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

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子靈公夷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

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

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名

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變取之變舜典樂之君長生伯

封實有豕心貪恠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

類戾也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

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未喜殷以姓已

周以衰妙三代之所由亡也女何以爲哉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

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

長叔妙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妙姑視之及堂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

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

政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鄆祁平陵梗陽塗水

馬首孟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



彌牟為郟大夫大原郟縣 賈辛為祁大夫大原祁縣 司

馬烏為平陵大夫 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

陽在大原 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

次 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 孟丙為孟大夫大原

孟 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 趙朝為平陽大

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 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 謂

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字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為餘字 其四人者皆受

縣而後見於魏乎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

也受縣而後見言來 魏子謂成鱗鱗晉大夫 吾與

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

久也遠不忘君遠疏也 近不偪同不偪 居利思

義不苛 在約思純無濫 有守心而無淫行雖

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大光

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



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

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王此大國克順克

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一國受天福施及子孫

德正應和曰莫其然照臨四友曰明勤施無

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

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編服曰順

唯順故天下徧服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

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

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

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

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茂惡惡貌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而應斂俎豆者而

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



必聰明也素聞其賢故聞下執其手以上曰

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

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顯貌不子若

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

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

勇而後舉之言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

也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

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忠也詩大雅求長也言能長魏子之舉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

人有獄魏戍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其太宗賂

以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戍謂閻沒女

寬二人魏子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



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

庭魏子朝君退而饋以召之召之大夫比置三

歎既食使坐更命之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

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

而對曰或賜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饋

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

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厭子辭梗陽人

傳言魏氏所以與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

不得見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言公至晉不見

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

請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

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且



君矣君祗辱焉言往事齊公如乾侯為齊所

適晉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見恤

原伯魯之子昔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尹固之復也

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

曰處則勸入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

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

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鄆周邑平子

每歲賈馬也賈買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

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

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塹而死死也公將為

之積積為作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

以帷裹之禮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

龍輔於齊侯龍輔王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

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僭出出之公

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僭出請相與僭告

留公衍母使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

待已其白公



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

禍也

務人、公為也、始與、今若謀逐季氏

且後生而為兄其証

也又矣乃黜之而以公術為太子秋龍見于

絳郊

絳、國都

魏獻子問於蔡墨

蔡墨、晉大史

曰吾聞

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古者

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也獻子曰

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颺叔安

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

有裔子曰董

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

實甚好龍能求其首欲以飲

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

之姓曰董

擾、順也

氏曰豢龍

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

諸醜川醜夷氏其後也

醜、水、上、夷、皆董姓

故帝舜氏

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

孔、甲、少、康、之後、九世

君也、其德能順於天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合為

各有

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豢龍氏

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夏后以夏更承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

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豳遷魯縣承龍一雌死

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爲醢夏后饗之既

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

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全何

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術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失官不

食不食官宿其業宿猶其物乃至設水管脩

若泯弃之物乃坻伏泯滅也鬱湮不育鬱滯也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生也

姓封爲上公爵上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

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木正

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火正曰祝融

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水正

其祀犂焉祝融明貌



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主故

無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冢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龍水物也水管弃言若不爾周易

矣故龍不生得棄廢也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

無緣有龍在乾乾下乾上乾之姤異下乾上姤乾初九

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

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其大有乾下離上

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其夬乾下兌上

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其坤坤下坤上

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坤之剝坤上六

坤下及上剝曰龍戰于野坤上六若不朝

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

如史墨之言則獻字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

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

重為句芒正該為蓐收正脩及熙為玄冥正

相代為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

水正



少皞之號也四字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

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黎為正共工氏有子

曰句龍為后土共土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為官者其字句龍能平水土

故此死而此其一祀也后土為社社明言為社

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

氏神農自夏以上祀之祀周棄亦為稷之始

世諸侯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

且能播百穀湯既勝自商以來祀之夏廢柱而以棄代之

荀吳之子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晉所取陸渾地

鈴晉國各出功九共鼓石為鐵計鈴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著范宣

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

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

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

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傳二十七文公蒐被廬脩唐

叔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



鼎矣何以尊貴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

則上失業則上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字之刑夷

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蒐之法也夷蒐在文

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若之何以為

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中

行寅為下卿而于上令擅作利器以為國法

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

矣余復與之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

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

十一二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夏六

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秋八月葬晉

頃公葬速而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

奔楚徐字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

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

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



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  
公之疾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  
使若在國然自是郵人潰叛齊晉思公子家  
忘謀終不能用外內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  
塞故每歲書公所在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

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

之喪乎西弔乎蟠送葬在襄十今吾子無貳

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

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時隨

秉共所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

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不

取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

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

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

君自而不討其之明庶其情庶致取備而已

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我先君簡公在



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卿也

王更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從舊何

也不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

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吳子使徐人執掩餘

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公子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由定使監馬尹大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城取於城父與

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將以害吳也子西諫

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

至柔服謂不吾又疆其讎以重怨之無乃不

可乎讎謂二是周之曹裔也而奔在海濱不

與姬通分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女將自

同於先王先王謂大上王季亦不知天將以



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

將卒以補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遠矣我盍

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也

之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

冬十二月吳子執鐘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

之防壅山水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髮斷

自刑示懼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逆之使

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

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

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一年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

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

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道敝於道亟

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

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為定四年  
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

殺卒襄公十五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

荀躒來唁意如迎公故秋葬薛獻公無冬黑肱以濫來

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十有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賈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

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

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伏而對曰事君臣

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君若



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

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

不絕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

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昔謂魯侯也

蓋季孫探言罪也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

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

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言晉既憂君君言使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

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

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

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何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已當受

稱明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曰寡君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

入何敢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

怠于姑歸祭君歸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



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齊公

不得歸傳言君弱不薛伯殺卒同盟故書謂

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秋吳

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楚沈尹戌帥師救

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

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

戊尹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冬邾黑肱

以濫來奔賤而書各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

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

名而不知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以地

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

已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

回正心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

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

二十一年豹殺衛侯兄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

欲求不思疆禦之名



在五年 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一人來適魯此

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

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險危大人

在位而有名章微謂得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攻猶作也奔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

謂不書其人各貪冒之民將實力焉盡力為之不是

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

惡逆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故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婉而辨辭婉而

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

而轉以歌轉婉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

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六年

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



應故釋日食之入郢必以庚辰庚辰日有變日

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具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

之十月日月合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周十一月今

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

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

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

郢必具火勝金者金為火也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無

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十有

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日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

在乾侯夏具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

大兵掌用



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  
十一年長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

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秋八月王使富辛與

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

周成周狹小天子曰夫降禍于周俾我兄弟

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朝也伯父謂晉侯我

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至十年謂二十

師圍郊勤戍五年謂二十一年晉籍秦余一

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

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其望安定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

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徵文武之福以固盟

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

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

京師之東都所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

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罄賊遠屏



晉之力也發賊謂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

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於百姓徵召也而伯父

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范獻子謂

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云

罷戍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

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

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曰天子有命敢不

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於是

焉在在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太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平

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僕曰魏子必有大咎

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僕衛詩曰敬天

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

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況敢于位以作

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

揣高卑日揣度厚薄日深物土方



議遠邇物相也相取上之量事期知事幾計

徒庸知用幾慮材用知費幾書餘糧知用幾

以令役於諸侯屬殺賦丈付所當書以授帥

帥諸侯而効諸劉子効致韓簡子臨之以為

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十二月公蒞徧賜

大夫從公大夫不受賜于家子雙琥琥玉一

環一璧輕服細好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

公薨于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

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

所也不薨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

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

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

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

各有妃耦謂陪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

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

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之奉

無常以人言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

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

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履在易卦

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天

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昔

成季友相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

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

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

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受費以為

上卿至於文字武子文字行父世增其榮不

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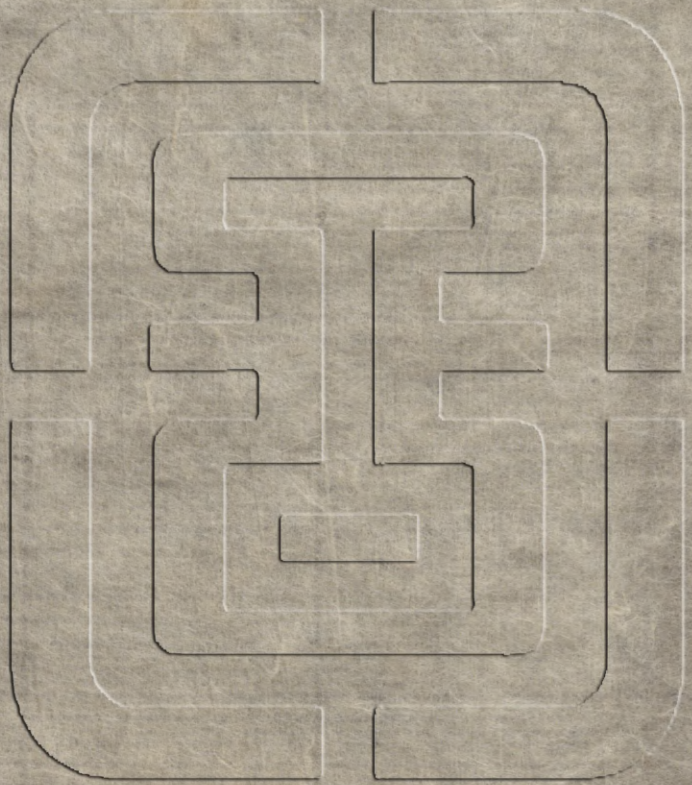
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

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

不可以假名爵號



備	書
序	名



春秋經傳集解卷七第二十六

